
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

大
文
史
学

8

CLIO AT BEIDA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本辑得到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资助，特此致谢！

北大史学

Clio at Beida

8
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

(History Department, Peking University)

执行主编：何顺果 邓小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大史学 .8 /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.一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
2001.12

ISBN 7-301-05322-3

I . 北… II . 北… III . ①史学—世界 ②史评—世界 IV . K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1412 号

书 名: 北大史学 8

著作责任者: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

责任编辑: 刘 方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5322-3/K·0307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50mm×1168mm 32 开本 13.75 印张 350 千字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目 录

论 文

- 唐代散试官问题再探 陈志坚(1)
唐人婚龄探析 李志生(15)
辽朝“横帐”考
——兼论契丹部族制度 刘浦江(29)
论蒙元王朝的“家天下”政治特征 张帆(50)
邵荣事迹钩沉 李新峰(76)
傅斯年政治思想片论 欧阳哲生(90)
- 《史记》校点误例辨正(之二) 张衍田(115)
《汉书》断代为史与班固颂汉 张继海(126)
跋北齐《可朱浑孝裕墓志》 罗新(135)
- 11至13世纪西欧的垦荒运动与农业复兴 谢丰斋(152)
格兰西《教会法汇要》对非基督徒法律地位的解释 彭小瑜(166)
18世纪的普鲁士官僚:地位、责任和选拔方式 徐健(200)
反联邦派的联邦思想研究 杨仕文(216)
英国工业革命中工人的生活标准问题 赵虹(238)
19世纪下半叶法国农业变革研究 许平(268)
浅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缘起 李安山(292)
- 英国与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 张建华(320)

世界体系与台湾发展 牛 可(346)

书 评

试评《南唐国史》 李全德(373)
读邹振环著《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》一书所想 李孝聪(381)

学术动态

战后日本世界史研究方法论 石井宽治(389)
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 王元周(405)
“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”国际学术研讨会
 圆满结束 许 曼(412)
“唐宋的佛教与社会——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”
 国际学术研讨会简介 钟 鑫(415)
北京大学中外关系史国际讨论会综述 朱孔京(419)
英文作者简介与内容提要 (423)
编 后 (433)

Contents

Articles

New Views on the <i>San – Shi Guan</i> in the Tang Dynasty	<i>Chen Zhijian</i> (1)
On the Marriageable Age in the Tang Dynasty	<i>Li Zhisheng</i> (15)
Studies on the <i>Heng – Zhang</i> during the Liao Dynasty	<i>Liu Pujiang</i> (29)
<i>State as Their Own Household</i> :The Emperors of the Yuan Dynasty	<i>Zhang Fan</i> (50)
Shao Rong:His Life and Deeds	<i>Li Xinfeng</i> (76)
Fu Sinian:His Political Thought	<i>Ouyang Zhesheng</i> (90)
Correcting Textual Editing Errors in <i>Shi Ji</i> (2)	<i>Zhang Yantian</i> (115)
<i>Han Shu</i> Written as History of One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Purpose of Its Author Ban Gu	<i>Zhang Jihai</i> (126)
Epilogue to the Epitaph for Kezuhun Xiaoyu from Northern Qi	<i>Luo Xin</i> (135)
Western European Agrarian Expansion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	<i>Xie Fengzhai</i> (152)
The Treatment of Non – Christians in the <i>Decretum Gratiani</i>	<i>Peng Xiaoyu</i> (166)

Prussian Bureaucra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: Their Status, Responsibility and Appointments	<i>Xu Jian</i> (200)
Federalism of the Anti - Federalists	<i>Yang Shiwen</i> (216)
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England: Living Standard of Workers	<i>Zhao Hong</i> (238)
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	<i>Xu Ping</i> (268)
Regional Nationalism in Africa: An Analysis of Its Origination	<i>Li Anshan</i> (292)
Britain and the Invasion of Taiwan by Japan in 1874	<i>Zhang Jianhua</i> (320)
The World -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	<i>Niu Ke</i> (346)

Book Reviews

Notices on Research, Education and Academic Activities

Academic Developments

Contributors and Abstracts	(423)
Postscript	(433)

唐代散试官问题再探

陈志坚

【内容提要】 关于唐代后期的散试官,李锦绣的《唐代“散试官”考》有开拓之功,在此基础上,本文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,主要是对散试官的认定上,指出:散试官并不是试散官,而应该是散官和加官的结合体。同时分析了散试官的来源,认为散试官是从唐后期阶官性质的试官演化而来的。本文还探讨了散试官在唐后期官制中的地位,指出散试官在地方相当活跃的情况。

唐代的散试官是唐后期出现的新官制,由于其地位较低,而且此后也没有再出现过,所以各种职官志书中都未见论述,研究者也长期忽视。第一个提出“散试官”这个问题的是李锦绣先生,她在《唐代“散试官”考》一文中^①,肯定了“散试官”这种新官制的存在,并进而探讨了散试官的特点,毫无疑问对此问题有着开拓之功。本人在研读这篇大作的同时,也有一些体会,不揣浅陋,草就此文,就教于李锦绣先生和诸位方家。

^① 《唐代制度史略论稿》第198—210页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1998年9月。(以下简称“李文”。)

一、散试官就是散官加试官

李文提出“散试官即是试散官”，所谓“试散官”就是如“试登仕郎”、“试武骑尉”、“试银青光禄大夫”等等。这些官称的特点都是在散官（登仕郎、银青光禄大夫为文散官，武骑尉为武散官）前面加“试”字，故称之为“试散官”。而这些“试散官”被认定为实际上就是“散试官”，也就是说，“散试官”的形式就是“试登仕郎”、“试武骑尉”这样的形式。

本人不同意这种看法，而是认为：散试官应该是散官加试官，两者合而为一，共同构成为一个“散试官”。根据李文中所引的《唐会要》卷三八：“元和六年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”条云：

“其散试官，但取散官次第，如散官品卑者，即据试官品第。五品以上，递降一等；六品以下，依本官制度。”

从这个条流可以看出，散试官很明显由两部分构成，即散官和试官，两者是分开的。所以，本人提出一个大胆假设：散试官应该是由两部分共同构成——散官和试官，即如：“将仕郎、试大理评事”。前者是散官，后者是试官，而两者的结合体才是一个完整的散试官。

“散试官”究竟是不是“散官加试官”，我们还需要用具体的例子来证明。李文在墓志中寻找散试官，其主要根据是：散试官的地位极低，基本上是处于白身和有官人之间的地位的这个特点。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特点出发，寻找散试官。

具体的标准就是：有官衔却没有任官经历。这样的例子在《唐代墓志汇编》^① 中还有不少，试举几例：

大中 036，《唐故天平军节度随军将仕郎试左内率府兵曹参军李府君墓志铭》，墓主李惟一。“少小以节行孤高，儒居道隐卅余载。

^① 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周绍良主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 年 11 月。

……滋味道业，乐在孤寂。告所知为天平军节度随军者，盖遥籍〔藉〕其俸，以资所阙。”

咸通 054,《唐临江郡故何长史府君墓志铭》，墓主何俌。为“皇朝请郎、试左武卫长史”，却是“退居云林，高尚其仕。”

咸通 089,《唐故蔡府君墓志铭》，墓主蔡儒。“登仕郎、试泗州长史、上柱国”，却称“道高不仕，毓性故园。”

这些例子的共同点，都是墓主有散官衔和试官衔，但是都没有任官职的经历。这些墓主的经历都符合李文中所总结的散试官的特点：身份极低，甚至不算是官。但是他们所带的官衔都不是“试散官衔”而是散官加试官的结合。

若将墓志材料和传统史料相结合来证明这一点，就更有说服力了。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大和 052《大唐故儒林郎试左千牛卫长史飞骑尉杭府君故颖〔颍〕川陈氏夫人合祔墓志铭》，墓主是杭季稜。在墓志铭中详细描述了他获得此官衔的经历：“不求爵禄，……有知者在朝列，分君平生（中空四字）爵其身，不荫于后，方诱而仕之，欲拔在霄汉，遂授儒林郎、试左千牛卫长史，飞骑尉，因徙家于洛京。又数载，荐者以位不称，方未便。”墓主杭季稜因为得到了在朝知者的推荐，而获得了“儒林郎、试左千牛卫长史，飞骑尉”的官衔，并有希望正式进入官场。不过他的机会不好，最终并没有能够得到一官半职，只能带着一个无用的官衔郁郁而终。

十分相似的情况，也出现在贞元十一年（795 年）三月丙申的一个诏敕中：“诸州准例荐隐居丘园不求闻达蔡广成等九人，各授试官，令给公乘，到京日量才叙用。”^①蔡广成等人与杭季稜的情况十分相似，所以我认为，蔡广成等人所授的就是散试官。两相对照，我们可以将诏敕中“各授试官”的试官（确切地说，应该是散试官）与“儒林郎试左千牛卫长史”相等同起来。这个例子可以证明：所谓的散试官就

^① 《旧唐书》卷十三《德宗纪下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 年。

是“儒林郎、试左千牛卫长史”这种形式(杭季稜官衔中的“飞骑尉”是勋官,更是无足轻重的虚衔)。

值得注意的是:这个诏敕中提到“准例”,说明这种推荐平民而授予试官的做法并不是偶然的,而是常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,杭季稜获得其散试官的官衔的经历,应该是和蔡广成等人很相似的。

至此,我们可以肯定,这种带散、试官却又没有任官经历者的确实存在,而且不在少数。但是,在史料中,常常出现散试官的省称情况,有的省略了散官,而容易和另一种作为阶官的试官混淆起来;还有的省略了“试”字,容易和职事官相混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能根据其经历来判断是不是散试官。

如《新唐书》卷六〇《艺文志四》有:“张南史,诗一卷,字季直,幽州人。以试参军避乱居扬州扬子,再召之,未赴,卒。”这个张南史根本就没有任官经历,“试参军”不可能是常见的作为使职差遣的阶官,可以肯定就是一个散试官的省略。

又如《唐代墓志汇编》长庆 023《唐故太常寺太祝范阳卢君墓志铭》:“经学精通,乡赋两应,叙录之次,爰授一官。后因侍从遐方,岁月淹久,叹浮俗嚣竞,遂休举事;达至理清净,便不求官。”

此人经过两次乡试,可能是乡贡进士,他因此而得到了“一官”。但最后“遂休举事”、“便不求官”云云,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得到授官。所以所谓的“一官”很可能就是如前引的“诸州准例”推荐而授予的散试官。可以断定墓志中的“故太常寺太祝”官衔不可能是职事官,而是省略了散官和“试”字的一个虚衔散试官而已。

这种情况提醒我们,肯定有许多类似的散试官在自己的墓志铭中隐瞒了散试官的身份,而直接冠以职事官名衔。所以,我们不能仅凭题目作判断,而应该对墓志铭中的历官仔细考察,以区分真伪。我们可以由此发现更多的散试官的例子,试从《唐代墓志汇编》中举例:

贞元 107,《唐故左卫率府兵曹参军李府君墓志铭》,墓主李进

荣。“空怀魏阙，不梦周公”云云。

元和 016,《唐故朝散郎前太子左赞善大夫高府君墓志铭》,墓主高岑。

元和 094,《唐故试太常寺奉礼郎赵郡李氏府君墓志铭》,墓主李继。

宝历 003,《唐故左清道率府率杜公墓志铭》,墓主杜日荣。

宝历 013,《唐故将仕郎试泾州参军杨府君墓志铭》,墓主杨宗本。

大和 027,《(唐)故右内率府兵曹郑君墓志铭》,墓主郑准。

大和 057,《唐故试大理司直辛公墓志铭》,墓主辛幼昌。

大中 139,《唐故荥阳郑府君、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》,墓主郑遇为“皇试太常寺协律郎”。

以上所举这些墓主的墓志铭中都没有出现为官经历,可见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任官。但他们却拥有一个官衔,所以,这个官衔很可能就是虚衔的散试官了。虽然是虚衔,但是根据前引条流可知,他们的丧葬礼仪中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。正因为如此,所以墓志铭中会有较多的散试官出现。

至此,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,散官加试官的这种官,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虚衔散试官。显然,认定散试官为散官加试官的形式,要比认定散试官为试散官更为合理,更加有力。

二、散试官的产生

散试官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“官”,李文之所以将散试官判断为“试散官”,恐怕是设想散试官是一个官,而没有考虑到这种两个官结合为一体作为散试官的可能性。李文就认为“散官与试官是两种几乎无多大关联的官”,似乎不大可能会常常合成在一起,以至于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官制。但是实际上,散官和试官合在一起出现的机会,

在唐后期是十分常见的，而散试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。

散试官的产生，与试官的大量出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关于唐代的试官问题，有不少论述，^①试官是一种特殊的官称，主要是在原职事官系统的官称前加上“试”字，即成为试官。试官早在唐前期就已经出现，但是演变到唐后期，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出现了一个试官的阶官化过程。

我们知道，唐前期的官制中，散官是最主要的阶官系统。但是到安史之乱时，散官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滥授情况，这导致散官迅速贬值，正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九至德二载五月条所说：“是时府库无蓄积，朝廷专以官爵赏功，诸将出征，皆给空名告身，自开府、特进、列卿、大将军，下至中郎、郎将，听临事注名。……由是官爵轻而货重，大将军告身一通，才易一醉。……名器之滥，至是而极焉。”可以说，在军队中，散官基本上已经失去其原有的作用，而取而代之的正是试官。

作为阶官的试官有各种复杂的形式。主要包括中低级的职事官，最常见的如“试某卫某曹参军”等所谓“试环卫”以及“试大理评事”等所谓“试廷评”等等。而带试官作为阶官的场合，杜文玉认为“通常是外官带职”，我以为概括为“各种使职差遣的阶官”似乎更为恰当。简单地说，试官的出现和大规模的发展，正是为了满足作为大量使职差遣的阶官的需要。

试官大量地被授予，起到了阶官的作用，实际上是在散官之外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官系统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原有的阶官系统的散官虽然价值不大，但是并没有被废除，唐后期所有的官员也还是都带有散官的称号，即使是带试官作为阶官的，也是一样会带有散官

^① 参看张国刚《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述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9年2期；黄正建《唐代散官初论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9年2期；杜文玉《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》，《陕西师范大学报》1993年8期。

衔。实际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正是由散官和试官共同构成了其阶官官衔的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在墓志中因为官衔比较完整，所以尤其常见，如《唐代墓志汇编》所载的贞元 116 的《唐故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兼曹州考城县令柳府君灵表》，大和 002 的《唐故文林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武骑尉何公墓志铭》等等，都是散官和试官并存的例子。而这种新旧两套官制混用的现象，正是唐后期混乱的官制的特点之一，不足为奇。而散试官也正是从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发展出来。

由于作为阶官的试官制度在唐后期迅速发展，很快试官也出现了滥授的趋势。尤其在军职中，动辄授试卿监官、试太子詹事之类的高级官衔。而且因为各种使职的发展，试官更加大量出现。因为试官多作为使职差遣的阶官，一般获得使职辟署的时候就可以同时获得试官，而辟署权由使职掌握，条件较宽，相对而言，比通过正式途径获得职事官要容易。

在此情况下，开始出现了不依附于使职差遣而单独授予散官和试官的情况，这就是散试官——除了散试官的虚衔外，没有任何职务。

散试官出现的原因，在陆贽的《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》中说得很清楚：“财赋不足以供赐，而职官之赏兴焉；职员不足以容功，而散试之号行焉。”就是为“赏功”之用而兴起的。

虽然是赏功之用，但是散试官的身份还是很低的，正如陆贽在前引文中所说：“谨按命秩之在于甲令者，有职事官焉，有散官焉，有勋官焉，有爵号焉。虽以类而分，其流有四，然其掌务而授俸者，唯系于职事之一官。……其勋、散、爵号三者所系，大抵止于服色、资荫而已。……今之员外、试官，颇同勋、散、爵号，虽则授无费禄，受不占员，然而……其为用也，可谓重矣。……且员外、试官，无俸禄之资，无摄管之柄，无见敬之贵，无免役之优。唯假空名，以笼浮俗。”^①从

^① 《陆宣公集》卷一四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 10 月。

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散试官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可得，只有空名而已。故散试官也被称为虚衔散试官。这些特点，李文已有很好论述，可以参看。

由于散试官地位低下，所以授予的机会也很多。如陆贽的《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》就是为劝谏德宗而作的，据陆贽的《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状》引“圣旨说”：“自发洋州以来，累路百姓，进献果子、胡瓜等，虽甚微细，且有此心，今拟各与散试官”。^①可见当时有不少平民都向德宗进献瓜果，于是德宗就准备全部都授予他们以散试官。一介平民，仅仅因为献了瓜果就可以授散试官，足见散试官之低下、授予之轻率。由此事和上文分析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唐后期确实出现了大量的散试官，形成了一个介于平民和官员之间的散试官阶层。我们能从墓志铭中发现这么数量的散试官也可以说明这一点。

现在出现的问题是：从形式上看，作为阶官的散官和试官与虚衔散试官是很相似的。那么，如何区分两者呢？

首先，散试官和一般的试官地位差别较大。

关于散试官，李文根据诏敕等总结出五个特点：地位低；不属于有出身官人；散试官奏充差摄官时条件苛刻；散试官为“虚衔”；散试官只在丧葬标准等级上起作用。这些特点总的表明散试官的地位极低，基本上是处于白身和有官人之间的地位。这种散试官与唐后期作为阶官的试官是不同的。

试官作为使职的阶官，自成系统，从较低的太常奉礼郎等官到三品的卿监官都有。又如《唐代墓志汇编》长庆 029《大唐故岭南观察支使试大理评事崔君墓志铭》说：“……后辟诸侯府从事，自桂之广，四奉知己而五居职，三历官而二宠拜，即试环卫与廷评也。”又元和 033《唐故江南西道观察判官监察御史里行太原王公墓志铭》也指出：

^① 《陆宣公集》卷…四。

“调补左卫率府兵曹参军，环卫望高，以优贤也。”这里的所谓“宠拜”、“望高”、“优贤”等语，都说明作为阶官的试官的品衔颇有价值。这些都说明，试官与地位极低的散试官有明显区别。

其次，两者的性质不同，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：试官是作为阶官之用，必须依附于使职差遣。而散试官则是单独授予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官，而且只有这样一个官衔，不与其他的官职发生关系。

三、散试官在唐后期官制中的地位

如李文所分析，散试官地位极低，且有诸多限制，除了墓志铭中增添光彩外，似乎也没有更多用处。但是实际上，散试官并非如此简单。我认为在唐后期存在着一个散试官的阶层。这些散试官在唐后期的地方是相当活跃的力量。直到五代时期，散试官还有着一席之地。

首先，散试官一度成为一种出身。让我们回顾前面提到的贞元十一年三月丙申的诏敕：“诸州准例荐隐居丘园不求闻达蔡广成等九人，各授试官，令给公乘，到京日量才叙用。”从这里看，蔡广成等九人被授予散试官后，并没有结束，而是征到京师量才授官，进一步可以得到具体的职事官。所以，这里蔡广成等九人的散试官，就类似于唐前期官员获得的用于出身的散官，就是说，有了这个官衔等于有了出身，可以进一步到吏部选官。元稹在《中书省议举县令状》一文中，提到“吏部重奏举县令节文”有：“见任官及处士散试官，并请停集”的规定，并针对这个规定提出了异议：“且起家散试，固有才能；见任他官，何妨抚字。”^①这里所谓的“起家散试”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——以散试官为起家官，为出身。

^① 《元稹集》卷三六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版。

我们从前引的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大和 052《杭季稜墓志铭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“有知者在朝列，……方诱而仕之，欲拔在霄汉，遂授儒林郎、试左千牛卫长史、飞骑尉，因徙家于洛京。又数载，荐者以位不称，方未便。”朝中相识者帮助杭季稜获得散试官，目的不仅仅只此而已，很清楚是为了进一步的获得官职——所谓“欲拔在霄汉”是也。而杭季稜并因此而徙家于洛京。可以想见，肯定有不少人通过获得散试官作为出身的办法而最终进入了官场的。同样，也会有很多的象杭季稜这样终身不遇，只以散试官而终者。不过是前者的墓志铭中大概不再记载这个经历，而后者却只能以散试官来聊以自慰了。

以散试官作为出身，比正常的出身还是有很多区别，要真正获得一官半职也很困难。《册府元龟》卷六三一《铨选·条制三》引大和元年(827 年)十月中书门下奏：“……有出身有官，合于吏部赴科目选。近年以来，格文差斥，多有白身及用散试官并称乡贡者，并赴科目选。”这里将散试官与白身人并列，而排除在有出身有官人之外。李文引用了这条材料，并认为散试官“不属于有出身有官人”，看来这个判断还不够完全。我们将大和元年这个奏文与上引贞元年间诏敕以及《杭季稜墓志铭》等材料结合起来看，情况可能是这样：从贞元以来，到大和之前，散试官一度可以成为一种出身，可以直接赴吏部科目选。但是，大和以后开始禁止。所以《杭季稜墓志铭》提到所谓“荐者以位不称，方未便”，真正的原因可能就是遇到了大和以后的这种情况(杭季稜卒于大和六年)。

散试官除了一度可以直接参加吏部选官外，还有很多其他途径可以得到任职机会，不过，这些机会大多是不太正式的官职，如州县官的摄官等。这从许多中央诏敕的相关规定和石刻材料中都可以看出来。

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大和 037《唐故承务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摄无极县令天水赵公墓志铭》，墓主为赵权泰。“起家摄定州无极县主簿，